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五

哲宗

元符三年二月

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元符三年歲在庚辰二月戊戌朔

辛丑進隆

贊位轄正

四日據朔閏考是月戊戌朔則四日辛丑

先是三省奏請故皇太妃瑩域合加崇奉及將來奉冊

典禮令禮官檢詳典故聞奏戊申同進呈

續長編卷五

輯合

己酉布同呈王恩躡遷在崇極及張粲之上

續長編卷

四注及卷四百九十四注案此係紹聖三四年間事至

是曾布與臣僚同言及此李氏於紹聖四年注引其語

以爲證五年注又云三年二月己酉可考是李氏原書

於此年載曾布言也今全文已佚不能詳錄二月戊戌

符三年西十二月也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元

庚戌

案續長編卷五百二十載向太后三叔父未曾霑

恩語注云三叔父推恩在二月十三日庚戌今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十五

一

文已佚考宋史本紀二月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  
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不書其叔父推恩惟向  
敏中傳云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  
餘孫繹絳竝官太子中書敏中為太后之曾祖經其父  
繹絳二人其叔父也

戊午詔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

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徽宗紀庚申韓忠彥為

至庚申乃行也故庚申詔有宜速書詔行下之語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

祐中嘗除尚書左丞以指人言遂移樞府案除尚書左丞在四年六

月丙午同知樞密院事在五年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廢

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門下

侍郎雖忠彥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

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有日矣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案陳

均策元勳忠編年純厚舊德二十五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  
策元勳忠編年純厚舊德二十五載劉拯言下詔曰韓琦定  
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事以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  
功以仁德固結人心四事以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  
下以仁德固結人心四事以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  
耳以仁德固結人心四事以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  
則人行其願安天下忠直厚去疑似曰親法無新舊便言有補  
大利則人無彼言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凡材之用其四  
重不用兵耕田先帝則陝西願陞下惟是聖之從惟材之用其四  
而下考用兵皆永興等路之虛內實域外民力大困雖廣  
數幾何則進築利民父幾千腦塗地所與官軍收以爲用者其  
幾何則進築利民父幾千腦塗地所與官軍收以爲用者其  
事略韓琦傳云徽宗然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  
還流人而甄敘之有爲御史諫官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  
忠直人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官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  
編卷五百十都省批案元符二年冬十一月甲子尚書省送  
到工部狀準都省批案元符二年冬十一月甲子尚書省送  
吳安持等牽復呂希純王令圖王宗望黃思竇訥等降奪有差至此安

吳安持等牽復

辛酉曾布白上劉拯駁韓忠彥告何敢爾英廟除王疇  
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副使拯何可容上曰  
不識拯亦不知其爲何人布曰蔡卞門下士臣嘗論范  
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下力爭旣而卽日拯有  
文字言大臣陰與爲地大行怒數語卞云拯何以知令  
分析眾救之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  
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  
訖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  
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險尤可黜紀事本末卷百二  
十案徽宗聽布言  
遂出拯知濠州  
事見四月戊戌上嘗諭布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  
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麗尤甚又云  
仁宗作一寶座議以爲華麗遂置之相國寺今非其比

外人何以知鄒浩亦嘗論列布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

須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

日大行諭云昨日盡見北郊宮殿只是采繪些比他處

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賜茶處是後殿

案卷四百九十四作上前殿後有流杯曲水及亭榭無

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不論須召還布

再三稱賀續長編卷四百九十鄒浩復官續長編卷

注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續長編卷五百十八注案宋

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復有差案同時受累

之入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可考續長編原注言鄒浩

復官及蔣球蔣之奇等牽復竝云二月二十四日是在

是月辛酉也九朝編年備要云先是曾布言登極大赦

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

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因牽復移敘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欣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

官或除落衝替或與官除差遣

壬戌逐郝隨劉友端通鑑長編卷五百二十注案宋編年

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無非

金翠皆隨友端所勑也九朝編年備要云上曾諭曾布

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

又作玉虛華侈尤甚未幾逐隨與友端布因問故曰彼

自乞宮觀因言營造過當又詔太常少卿孫傑同內侍

李慤驅磨隨友端等所領後苑造御前生活所收支官物

藝局造御前生活所修萬壽觀本命等殿所費尤大也

仍令慤先詣逐處封鎖蓋此三所前後所費尤大也

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

促陝西河東木棧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紀事本末卷百

三十七原注策修廢據史例當具載而實錄闕之今追

書案文獻通考卷十六云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縣互

百餘里歲得億計自元符元年初解梁之東有實錄闕之今追

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沈括筆談云復四

州鹽澤方百二千里久雨四山之水俚俗謂之蚩尤血

大旱未嘗涸滴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

唯中閒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  
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涵之水不得甘泉和又  
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  
鹽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蓋巫咸乃濁水入涵中則淤  
澱涵脈遂不成  
非有他異也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

直特贈樞密直學士賜銀五百兩續長編卷五百十九

詳云據告詞稱先帝卽不在哲宗時也當考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立夫人王

氏爲皇后案東都事略云二月丁未

又云范純仁等竝收敘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

安詩韓川唐義問竝分司鄧光唐和豐隨安州居住

呂希哲希績呂陶鄭祐竝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

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口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

欽臣范純禮粹和潤襄克勝毫信等州晁補之張耒

河中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判官鄒浩黃隱黃庭

堅賈易王回竝監當差遣案宋彭百川皇朝治迹

統類元祐黨事始末下和潤襄克毫信作知潤襄克

屬公事黃隱監江州酒稅黃庭堅鄂州監稅賈易官

舒州茶鹽酒與此文多不同

又云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竝許敘復

三月案宋史本紀辛未給事中范鎰為龍圖閣待制知

瀛州初議進呈鎰除目章惇謂布曰蹇序辰亦可用布

曰何謂惇曰眾人皆動獨序辰未動布曰未動何妨揚

州自不虧序辰鎰乃昔曾議帥若不面議定必上前紛

紘惇曰善及進呈上曰鎰亦知邊事眾唯唯而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紀事本末

編年通鑑云三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

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

紀事本末專錄陳瓘傳竝云瓘為右正言右字誤當據此

正甲戌彭氏治述統類作甲午似誤宋史張庭堅傳云

庭堅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

言在職前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  
神考夫久則必有變革以於民而必言者如歸不爲無補  
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於民而必言者如歸不爲無補  
於國司馬光因時變革以於民而必言者如歸不爲無補  
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鄒浩以悅人心召士論所歸不爲無補  
蘇轍可至是懽旨爲左正言鄒浩以悅人心召士論所歸不爲無補  
孔文仲編管昭源州汪行郎時與浩爲同復官堅以薦蘇軾  
峽中侍御史始見治迹統類又宋史龔夬傳云王安  
殿中侍御史始見治迹統類又宋史龔夬傳云王安  
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  
必當拒蚤夜熟計廣爲身謀或疑今聖政日新文或黨  
說以巧事貴戚陰結禍福變亂朝廷非必姦計百出幸  
人主用已去復留太子直道而行則非必姦計百出幸  
敗復邪行之以決司馬溫公之喪致也其案續長編  
洞察百八十七注云司馬溫公之喪致也其案續長編  
卷之三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王我輩大將  
叔以正叔屬之使無念舊怨輦復得通判王我輩大將  
公如一子況先生者乎據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  
猶如子況先生者乎據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  
年三月則無月編注所云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  
京言也今姑附於此考云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  
不能輯入姑附於此考云建中靖國間者輦初牽復得通判

甲申中書舍人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  
兼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上曰商英與拯皆  
不可留已降商英論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卻  
揭去後降出布曰商英論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許乞  
留中乃可罪似不當揭去三省恐未喻聖意臣每聞德  
音似每事不欲從中出聖意固不欲大臣失職乃深中  
義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聖意所嚮古人有云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  
已明出自聖斷亦無所不可上曰商英無一日不在章  
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蓋韓忠彥等  
奉行上旨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漕按商英

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  
飾說今不取案宋史本傳亦不錄商英繳詞頭事云商  
英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眾益  
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使降知隨州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東帥韓忠彥私與曾布謀

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黃履亦謂當然於是同進呈河東

人闕帥乞趣知章陛辭之任忠彥遂言知章初任帥豈

可付以河東河東須事體重曾作帥知邊事者乃可往

布曰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蔡卞曰

自來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布曰舊例須用故相及前

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居厚安惇皆不作帥蔣之奇新

自邊上召還忠彥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

令京去須優與職名章惇曰承旨自當除端明殿布曰

兼兩學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  
曰朝廷闕人莫且教知章去上曰且教去將又曰且教  
知章去布曰不知聖旨是且教知章去是教京去上曰  
蔡京布曰如此則批聖旨蔡京除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  
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不荅翌日布再  
對上諭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鎰皆已去只有安惇劉拯  
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紀事

本末卷百二十一  
又百三十一

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入對言以舜繼堯所守一道然猶  
明四目達四聰及禹繼舜亦拜昌言在漢宣帝始親政  
事詔臣民上書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卽位孫

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賜勉之以誘言者至於本朝可謂平治而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甯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臣願陛下遠觀舜禹漢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之爵秩小則賜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誑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抑堙塞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陛下急行之是日詔送三

省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紀事本末以此曾肇言及

求直言之事 宋史東都事略當在茲年 辛卯詔曰 案宋史詔求直

三月 辛卯 宋史東都事略 本略 可考 辛卯詔曰 案宋史詔求直

紀在庚寅前此一日 朕以眇身始承天 據宋文鑑改

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

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

余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

月案陽之二字原脫據東都事略本紀補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

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

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

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

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

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

論嘉謀惟恐不聞聞案各本脫下聞字今據宋文鑑增而行之惟恐不

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

非事空文尙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

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中書舍人曾肇之詞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東都事略曾致堯傳亦謂此詔曾肇所草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徽宗不許時應詔上書者姓名崇甯元年九月中書省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甯編年通鑑云求直言奉議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甯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以著巍巍赫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之師累月冰霜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真可痛傷而太息也案崇甯元年九月己未蔡京等編定臣僚章疏以太息也案崇甯元年九月己未蔡京甚茲錄鍾疏不錄范鍾世美為正上范柔中為邪上尤編年備要有奉議郎范柔中上書言多詆紹聖併及熙甯甯之政云數語而已時筠州推官崔鷗亦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為戒也臣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